

馬來群島遊記

上

窩雷斯著
呂金錄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A. R. Wallace 著
呂金錄 譯
孫逸殊 校

馬來羣島遊記
上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窩雷斯傳略

(節譯大英百科全書窩雷斯條——譯者)

亞勒勿烈·拉塞爾·窩雷斯(Alfred Russel Wallace)是英國著名的博物學家。一八二三年一月八日生於蒙穆斯州(Monmouthshire)的烏斯克(Usk)地方。他脫離學校以後，幫同哥哥做着測量和營造的業務，周遊英格蘭和威爾斯各地。一八四〇年左右住在南威爾斯時，開始對植物學發生興趣，並從事植物的採集。一八四七年初次到外國去旅行，和他的兄妹同在巴黎留居一星期。一八四四年到一八四五年擔任勒司特高等學校(Collegiate School)的英文教員，乃與貝次先生(Mr. H. W. Bates)相識，變為甲蟲的採集家；後在一八四八年又和貝次先生一同往遊南美洲的亞馬孫。約在一年以後，他們分手了，各自著成遊記。窩雷斯所著亞馬孫及里約納格羅遊記(Travels on the Amazon and Rio Negro)出版於一八五三年，那年他和一個舊同學前往瑞士作一次二星期的長途步行。他從南美洲航海回國時，船在中途被焚，一切採集品除了預先寄回的以外都歸烏有。

他在英格蘭留居一年半以後——那時他發表一小冊的亞馬孫的

the Amazons)——就動身往遊馬來羣島，從一八五四年直到一八六二年，他在那裏從事探檢

考察和採集。所著趣味深長的馬來羣島遊記 (The Malay Archipelago) 出版於一八六九年，又

有許多重要的論文由倫敦幾個科學社出版。他的昆蟲採集品的主要部分概歸散得茲先生 (Mr.

W. W. Saunders) 所有，但到後來，最重要的各類昆蟲卻有若干轉歸於牛津大學和不列顛博

物院。他發現馬來羣島分爲東西兩部，西部屬於亞洲，東部屬於澳洲。屬於亞洲的婆羅洲和巴里各

與西里伯和琅波克爲一帶狹海叫做『窩雷斯界線』 (“Wallace's Line”) 的所劃分。從此他深信

天演的真理，並且創出『天擇』的學說。他在一八五五年住在婆羅洲的薩拉瓦克時，撰成一篇論

文叫做新種發生的定律 (“On the Law which has regulated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Species”)，所說定律如下：『每一物種的出現，在時間上和空間上，都和預先存在的一種密切相關

的物種相一致。』 (“Every species has come into existence coincident both in time and

space with a pre-existing closely allied species.”) 他用這個定律來結合和解釋一大宗各

自獨立的事實，的確是一個適當的原則。他說，他自己在這篇論文發表以後的三年，『種變怎樣發生的問題，簡直無時不在心中。』後於一八五八年二月，他在德拿特困於間歇瘧而蒙被偃臥時，偶然想到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並且據他所說，『最適者存的觀念忽然活現於腦際。』他在病中把這個原理想透澈了，即在當夜起草，並在以後二夜寫成全文，儘先郵寄達爾文。達爾文在英格蘭收到他的論文以後，立刻認出他的理論正和自己的相合；那時他只是一個年輕無名的熱帶博物學者，達爾文並不認識他。這篇論文的題目是物種由簡變繁的傾向（“On the Tendency of Varieties to depart indefinitely from the Original Type”），把『生存競爭』的各方面一一明白揭出，最後得到這個結論：『惟有最健全的纔能延長牠的生存……最孱弱的必歸滅亡。』（“Those that prolong their existence can only be the most perfect in health and vigour;……the weakest and least perfectly organized must always succumb.”）他又明白地指出拉馬克學說（Lamarck's theory）和天擇學說的異點，但是當時有些著名的博物學家竟不能了解這種異點，倒是可怪。

一八七一年，他在薩拉瓦克和德拿特兩地所著的兩篇論文和別些論文合成一書出版，叫做天擇學說獻言（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除了達爾文的物種原始以外，大約再沒有第二本書能夠闡發天擇的學說達到這樣明白確當的程度，並且文體的簡潔流暢則又勝過物種原始的浩瀚繁衍。不過窩雷斯在這本書以及後來所著的各書中，對於某幾點卻和達爾文的主張不同。所以他在全書結束的兩篇論文內說人類和別些動物不同，不是全由天擇而來，實有其他種種力量含在其中。後來他對於達爾文的『性擇』學說也表示不滿。他對這兩點和達爾文不同的意見發表在達爾文主義（Darwinism）一書（一八八九年出版），說理明白，最有價值。

他的熱帶自然界及其他論文（Tropical Nature and other Essays）一書出現於一八七八年，後在再版時和一八七一年的論文合在一處。他的一本最偉大的著作叫做動物的地理分佈（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Animals），出版於一八七六年。還有一本一八八〇年出版的島嶼生物（Island Life）則可認為前一本著作的有價值的補充。

窩雷斯的其他著作，一八八一年出版的有神蹟與近世精神論 (Miracles and Modern Spiritualism) 一八八二年有土地國有論 (Land Nationalization) 一八八五年有四十五年的註冊統計 (Forty-five Years of Registration Statistics) 一八九九年有十九世紀的奇觀 (The Wonderful Century) 一九〇〇年有科學與社會的研究 (Studies, Scientific and Social) 一九〇三年有人類在宇宙中的地位 (Man's Place in the Universe) 一九〇五年有自傳 (Autobiography) 一九一〇年有世界與生物 (World and Life) 直至最後一九一二年又有社會環境與道德進步 (Social Environment and Moral Progress)。他兼有勇敢真摯的創造性，他的活動力映射於各方面，對於一個不受歡迎的問題，不但肯畏避，反而顯然可以激起他的興趣。他的別些見解的價值姑且不論，他的天擇學說和達爾文的學說並垂不朽則已無疑了。

窩雷斯於一八六六年和植物學家威廉密騰先生 (Mr. William Milton) 的長女結婚。後於一八七一年在厄色克斯 (Essex) 格雷士 (Grays) 的灰坑中建屋而居，過四年後，搬往多輕 (Dorking) 居住，二年，再往克壘頓 (Croydon) 住三年。一八八〇年又在哥達爾明 (Godalming) 建

一茅舍，創一植物園，栽植千種左右的植物。一八八九年，乃遷居於多賽特州(Dorsetshire)。

他在一八六二年回到英格蘭以後，即又往遊歐洲大陸，——特別是瑞士，——以求休息和變換（一八六六及一八九六），並研究植物和冰川現象（一八九五年八月）。又曾往遊比利時的斯巴(Spa)，約在一八七〇年；並在一八八七年十月前往美國波士頓講學，繼遊紐約，新哈文，巴爾的摩等地，後在華盛頓過冬。次年三月，又往坎拿大和耐亞嘎拉，繼又向西旅行。他看過約森密忒流域(Yosemite Valley)，看過「巨樹」(Big Trees)，並在塞拉內華達(Sierra Nevada)和格雷峯(Gray's Peak)研究植物。直至七月，乃取道芝加哥和聖羅凌士回到利物浦。

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於一八九〇年贈他一枚達爾文獎章，先是，他在一八六八年早已受得皇家獎章了。從一八八一年起，葛拉德士吞先生(Mr. Gladstone)送他年金。一八八九年他得牛津大學的民法學博士學位，一八八二年得都柏林大學的法學博士學位。一八七〇年到一八七一年，擔任倫敦昆蟲學會會長。一九一〇年受得勳位。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七日歿於多賽特的布洛德斯吞(Broadstone)。

第十版序

自從本書在二十一年前初次出版以來，有若干博物學家曾經遊歷了馬來羣島，爲供給讀者以他們研究所得的最近結果起見，我已加上若干附註，把近來各種發現對於我的事實或結論有所修正的地方一一說明出來。我將本文也更正了幾處文字上細小的錯誤或晦澀。不過這些更正及附加並不很多，所以本書在實質上仍舊和以前各版相同。再則我的鳥類同蝶類採集品現在全部存於不列顛博物館。

於帕克斯吞，多塞特。

一八九〇年，十月。

初版序

讀者不免疑我著成此書爲何在回國以後要延遲到六年，所以我覺得對這一點須給他們以滿意的答覆。

我在一八六二年春天回到英格蘭的時候，在我周圍的是一間藏滿採集箱的房子，箱內盛有我從前陸續寄歸以備個人私用的採集品。這些採集品含有三千左右鳥皮，約一千種；並且至少有二萬甲蟲同蝴蝶，約七千種；此外還有若干四足獸同陸上介殼。其中一大部分和我好多年不會相見；而我當時的身體又很孱弱，所以拆卸、分類、並布置這一大宗標本就費去一段長時間。

我當即決定：須等到我已經把採集品中主要各類做過一部分定名同描述的工作，並且把有趣的變異同分佈諸問題澈究過若干以後，——這些問題我在採集時已約略的研究過——我方纔好從事著述。原來我也不難立將節略同日記先行出版，把一切博物學上各種問題的引證暫時丟在一邊；但是我覺得這種辦法，對自己固然不滿意，對諸友又不免失望，而對公衆更少益處。

從我回國時起，到一八六八年止，我曾經在林尼安動物學社（Linnean Zoological and Entomological Society）的紀事錄（Transactions or Proceedings）上發表過十八篇文章，描述或編次採集品的各部分；又在各種科學定期刊物上發表過十二篇，論述與採集品相關的一般問題。

就我的採集品而論，所有經過各國著名博物學家描述的祇有二千左右鞘翅類以及好幾百蝶類，而其餘未經描述的卻佔多數。在從事這種勞役以造福於科學界的人當中，我特別要稱述倫敦昆蟲學會（Entom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會長帕斯哥先生（Mr. E. P. Pascoe）；因為他把我的長鬚甲蟲類大宗採集品（目下在他手中）分類描述，快要奏了全功。這些甲蟲計有一千多種，內中至少有九百種是一向未經描述的，並且是歐洲各陳列所所沒有的。

其餘各目昆蟲約有二千多種，現在都歸散得茲先生（Mr. William Wilson Saunders）收藏，內中有一大部分已經由他延請昆蟲學名家描述。單就膜翅類而論就有九百多種，內中有二百八十種螞蟻，有二百種螞蟻是新種。

這六年的延擱使我能夠撰成一本我所期望的有趣有益的書籍，把自己研究採集品所達到的主要結果羅列出來。因為我所述的各地，遊歷過的或著述過的人還是不多，而且各地社會上同地理上的狀況又不致有迅速的變動，所以我期望讀者雖然不能在六年前披閱本書，而且延到現在不免把本書放在腦後，但是他們現在的所得大概足以補償所失而有餘。

我必須在此稍述本書的計劃。

我往各島的旅行按着節季同輸運工具來排列。有若干島我相間的往遊二三次，甚且有時作同樣的航行至於四次。所以編年式的排列法不免使讀者模糊不清。一則他們決計記不清書中所說的是什麼地點；再則我在書中所時常提及的羣島（groups of islands）也不容易使他們通曉，因為這些羣島是按照各島上動物同居民的特點而劃分的。因此我現在採用一種地理學的，兼人種學的排列法，由一島敘到他島，用我所認為最自然的貫串形式，而同時我違犯自己往遊各島的順序又小到可能的限度。

我將馬來羣島分爲下列五組：

I. 印度馬來羣島：包含馬來半島，新嘉坡，婆羅洲，爪哇，同蘇門答臘。

II. 的摩爾羣島 (The Timor Group)：包含的摩爾，佛羅勒斯，松巴窪，琅波克諸島，同若干更小的島。

III. 西里伯島 (Celebes)：並包含薩拉羣島 (Sula Islands) 同頓島 (Bouton)。

IV. 摩鹿加羣島 (The Moluccan Group)：包含布魯 (Buru)，西蘭，巴羌，濟盧盧，同摩底 (Morty)，以及更小的島德拿特，替圖阿 (Tidore)，馬姜 (Makian)，開奧 (Kaióa)，安波，衣拿，班達，哥蘭 (Goram)，同馬他貝羅 (Matabello)。

V. 巴布亞羣島 (The Papuan Group)：包含新基尼大島，同阿盧羣島，密索爾 (Misol)，薩爾雅底 (Salwatty)，威濟島 (Wigiau)，及其他若干島。克厄羣島 (Ké Islands) 雖然在動物學上同地理學上應該屬於摩鹿加羣島，而爲人種學上的關係，也在本組一并敘述。

所有敘述每一組的各章後面都有一章論述那地方的自然界；因此本書可以分爲五部分，每

一部分敘述馬來羣島自然區分的一組。

第一章⁽¹⁾是導言，論述全地域的地文地理；最後一章⁽²⁾論述本羣島同四周各地的人種。在本書開端既然有這一段解釋，書中又附有地圖可以參考，我可以擔保讀者始終明瞭書中所述的地點及遊歷者進行的方向。

我明知本書篇幅太少，不足以闡發我所涉論的各項問題。書中所涉述的僅是一個大概，但是處處都極力求牠正確。一切敘述的同描寫的部分差不多都在當地撰成，除文字上的潤飾以外，很少別種更改的地方。論述自然界的各章，以及其他各處的許多段，在求讀者對於物種原始同物種分佈所牽涉的各問題發生一種興趣。其中有幾處，我把自己的見解詳細解釋出來，但在其他各處，由於問題更為複雜的緣故，我僅僅敘述該問題所有比較有趣的各項事實，把該問題的解決方法讓給讀者在達爾文先生著作裏面各項原理上去搜羅。書中附圖頗多，可使本書增加多量的興趣同價值。這些附圖或由我自己的描畫製成，或由攝影或標本製成；所選的材料都以實際上可以指證書中的敘述或描寫為主。

我感謝窩爾忒 (Walter) 同武德立 (Henry Woodbury) 兩先生——我在爪哇同他們認識很是欣幸——因為他們貢獻我一大宗風景同土人的攝影，對我極有用處。散得茲先生替我描畫若干奇異的有角蒼蠅，帕斯哥先生借我兩種很希奇的長鬚甲蟲描畫在婆羅洲甲蟲的附圖上，我都十分感激。至於其他一切描畫着的標本都是從我自己的採集品製出來的。

我遊歷馬來羣島的主要目的在於採集博物學的標本，以備自己個人的收藏，並供給副本於各博物館同鑑賞家，所以我應當把自己所採集的標本數目概括的敘述一番；這一切標本運到家中，是件件完好的。我必須首先聲明的是：我通常僱用一二個或三個馬來人相助，並有一位英國少年阿倫先生 (Mr. Charles Allen) 爲我効勞三年。我離開英格蘭從頭到尾剛有八年，不過當我在馬來羣島內地旅行一萬四千哩左右，航行六十次或七十次的時候——每次航行各有預備上及航程上時間的損失——總計實際從事採集的期間大概不能超過六年。

我的東方採集品計有：

哺乳類標本	310
爬蟲——	100
鳥——	8,050
介殼——	7,500
鱗翅——	13,100
鞘翅——	83,200
其他昆蟲——	13,400
博物學標本	125,660

我應該感謝一切以助力或意見貢獻我的諸友。我特別要感謝的是皇家地理學會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的評議會 (Council)，承他們有價值的推薦，我由本國政府同荷蘭政府獲得重要的補助；其次是散得茲先生，承他好意贊助我的初期旅行，我獲得很多的益處。我又要特別感謝斯提汾茲先生 (Mr. Samuel Stevens)，因為他做我的經理人，既然承他照料我的採集品，並且承他始終懇勸的供給我以有用的消息，同一切必需的物品。

我可以自信的是：以上諸友並其他對於我的遊歷曾經發生興味的一切友人，由於披閱本書，

可以對於我當時在書中描述着的種種景物中間所享受的快樂，發生一種微弱的反映。

註(1)(2)原著第一章在譯本內已改作第一編，最後一章改作第七編。——譯者。